PL
2698
K22
1761
v. 1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illegible]

康對山先生
文集

[illegible]

刻康對山先生文集序

明殿元對山康先生集三
百年来天下學者所共稱
盖言之文而行之遠也予
自丁丑秋恭承
簡命来令武功政事之餘訪先
生滸東滸西故址及其遺

集而邑之學者未能家有其書予欲重刻以爲茲邑學文者式且廣其傳未遑也邑有前令東山楊公書院建城内北街視城南緑野書院雖小尚可容肄業者數十人然屋已就傾予

自去冬始鳩工加葺今歲
四月拔生童才可育者延
師教授務期士習文風蒸
蒸日上仰贊
聖天子棫樸作人之化扵萬一
凡本學所藏奉
旨頒發諸書皆出篋示焉令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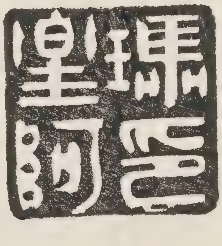
生及時誦讀無庸泛求惟
念對山先生文神明於漢唐
宋作者之法無北郡摹擬
手痕兼有經濟才不潤於
事實在勝國允為名家以
茲邑先正名集式茲邑後
進之學文者當易入也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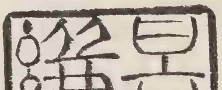
聞太史孫酉峰先生方選
對山全集予囑茂才耿君
伯正商於太史因得訂其
所選而先生全集之精華
存焉予曰是誠可廣其傳
是尚不可爲玆邑學文者
式耶爰捐俸付之剞劂即

囑耿君董其事刻既成俾
諸生各有一集講明其所
以合於古法者學而至之
由是以追蹤漢唐宋諸作
家庶不至南轅而北轍也
雖然有本焉文其末耳躭
摛藻而昧窮經含實德而

博虛譽緩於本而急於末
願為文人不願為學人此
非先生所以立言行遠之
道亦豈予延師教授諸生
與刻是集之微意也乎讀
是集者當思自培其本矣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七

月朔後學長白瑪星阿撰





對山集舊序

嗚呼朋友之道缺絶久矣昔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對山康子德涵之卒也遺集若干卷與之友者亦衆矣或取其小善而詳著其短或口稱其才而心則嫉忌之况望其注意於斯集者乎太微張子孟獨友於對山子者葢有年矣義氣之相投交愛之深切卽古之稱知已者蔑以過焉於是徧搜斯集而得其全乃罄心力乃删繁蕪乃正舛訛謀於郡守六泉吳公而刻之梓當是時滋撫臺者東厓翁公也乃以請焉翁公忻然從之甫踰數月刻以成告六泉公屬予

爲之序夫荆山之㻱豐城之寶天下之至竒理固不容於終匿也向非卞和氏之神識張華氏之慱物亦孰從而知孰從而得之也是故於斯集之刻見三君子之德焉其在東厓公則爲善聽在六泉公則爲憐才然未嘗識對山子也嗚呼推是心也寧使海內有遺賢乎在太微子則爲死生不負其友對山子之目亦瞑於地下矣嗚呼推是心也寧不厚報君父乎予故於是爲天下後世道之葢曰所以勸俗也乃若對山子之用舍公論在人文章之品藻太微子有序固茲不容贅云嘉靖乙巳夏六月甲辰渼陂山人王九

恩撰
翰林修撰對山康先生集凡若干篇編次甫成嘗托
其友比部張太微重加校讐且序之先生逝矣言猶
在耳於是太微方謀板行適中丞翁東厓訪得其集
旣已撫卷太息遂檄西安吳守六泉鋟梓以傳併屬
予識之竊惟對山諸製作馳驅宋陵轢班馬已具
見於太微序中夫復何言但緬懷平生而感慨益切
何則昔宋學士王梅溪共稱儒宗匪特掄魁而已沒
幾十餘年其文集尚藏於家後劉共父帥建康因其
子聞詩在府每請序諸篇端猶未敢當轉求晦翁代

筆焉至聞詩守浮光時始刻諸江陵夷考其顛末葢不知幾歲月矣今對山没世未久卽遇二三知已相與樂成其事如此回視龜齡不爲不幸矣然梅溪生雖未季猶遇孝宗諸君特賜及第充館職擢侍御史召權吏部侍郎不拜出守四郡復入爲太子詹事進直龍圖閣學士方致仕焉故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其奏議數十篇尤爲人所傳誦云對山生逢明世且當我孝廟右文之時擢冠多士詞林允服然自修撰以來十年不調及居憂回籍哀毁踰禮是誠恪守官箴鮮見其儔者也言官非知亦已矣反㠯爲逆瑾同鄉

遂論罷終身公論在人固不待辯向使復起圖報尤
力侍帷幄則緝熙聖學知制誥則黼黻皇猷功業文
章將與梅溪媲美矣顧垂老山林無由表見縉紳贈
答之餘非笑傲乾坤則平章風月彼筆墨蹊徑恐未
能拘耳所謂成一家之言者觀此益信其他樂府傳
奇亦皆可錄然各有別乘已傳於世云嘉靖乙巳夏
六月癸未西陂山人劉儲秀序

嗟乎對山先生天下士也余私慕之久矣洎余來守
關輔則先生已修文下地考問無從矣詎非憾哉然
先生主盟藝苑領袖哲匠者垂四十年顧玉幾何而

曩昔瑰章瑋帙顧使其壞爛不收謂守土者之一鈌
政誰云不然暇日乃得先生友人張君太微所輯先
生詩歌書記序銘諸作凡若干卷以示余謀梓焉因
具達之撫臺今制府翁公橅然終其役無費之惑噫余
志也何敢辭乃重以校正捃諸張君而畀之良梓梓
成西陂諸公謂余何可無一言余因述余得藉以抒
其私願於先生而庶幾文獻之究圖者如此嗟乎先
生神解精詣畧見於其詩若文經濟謨猷畧見於其
廷對一策其英風勁氣軒輊卓踔斷非小物細故所
能塵穢蕩搖者則有諸君子之狀銘表傳具在余可

無贅也獨悲夫倜儻雋拔如先生或世有如先生者而竟亦弗偶才之所以自愛與其所以愛才者余不能無交望焉耳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東郡六泉吳孟祺識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爲人所排擠其猷爲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耳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其長云至於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呼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兌編修校書官歸辛丑二月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

發闗河闕秘之清輝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爲深計嗚呼文何足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欲自放不爲章句著作以求見於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盡哀諸交友乃克成集而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鋟諸木夫世不能致公於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乙

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放失余旣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倂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旨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爲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於是與嗚呼公其人傑也哉嘉靖丙午季春旣望平凉鄉晩生趙時春書

康德涵先生以文章名海內不佞自束髮談藝心竊

嚮往之於今數十年而始得從關中讀其集既讀之則又心竊有疑也乃以訊之李太史本寧氏太史曰集固非全也曩先生沒其遺文散逸無次友人張孟獨氏裒而刻之譬之寶玉瑜瑕並矣又多珷玞燕石間列而錯陳殊弗類也余從先生嗣子孝廉子秀訪之葢得十之四又從其外孫張明府維訓訪之得十之六集庶幾哉稱全矣第無有能為先生忠臣者嚴覈而慎選之請以屬子於是以全集畀不佞既辭弗敏則又私念曰曩見先生集恨不得其全也既全矣辭弗竟業則嚮往之謂何不佞即弗敏孰若為太史

前驅删其訛謬其當與否姑就太史評定焉其奚而不可乃取先生集伏讀數過輙僭為甲乙之以上之太史太史覆覽而加評定謂不佞曰是庶幾稱完璧矣雖然余二八者奚足以盡先生余取其甲以付孝廉其乙者後將或有取也余從諸體之後虛其白以待焉其可矣刻既成則以孝廉之請序之末簡曰嗟乎文自司馬氏以來作者代起蓋千有餘年而無能得其似先生崛起　正間逖才天授不假人力遂升子長之堂而入其室與李何王馬彬彬然朋炳交映斯不亦間世之傑哉先生素絕闒茸之交乃以徽權

緩頰而解北地之厄至琵琶擊客一事海內士大夫類能言之此其眞氣雄萬夫與文力相贔屭語云文從心生又云文類其爲人不佞葢以是信先生故辭弱而蹄者非先生之眞弗取也語雜而謏者非先生之眞弗取也遊言枝蔓雕刻藻繪非先生之眞弗取也先生之文慷慨激發有觸於感不顧忌諱其甚者間傷於直弗恤也然非此不足以見先生其於詩也亦然至直寫胸臆琅然蒼然中於金石或比於質其色黯然其聲樸樸斯瑜瑕之謂矣不佞間取擇焉葢有子長氏之風而氣節勝之先生之集斯其槩矣不

佞又私竊觀之往者寧夏之變震動河華至當宁旰食先生移書曹帥謂當謀之仇鉞乃後咸寧竟收擒逆之功乙酉之歲妖人煽逆三輔盜賊蝟起先生徙薪之論發之二十年之前乃其究也較計索情言賊出没合散之狀如指諸掌卒如其度不爽毫髮今集中與趙乾州姜武功書可按而知也先生之經綸不獲盡試乃微見於此世談者謂先生爲文章之士知先生者或又以氣節掩之嗟乎先生之經綸不見於世獨歸其氣節譏訕之論或成貝錦猶謂先生與璩有密并氣節少之世所僅知者獨文章耳而散逸之

乃眞贋並行悲夫先生全集行而覽者因得其氣節經綸之槩自於今以往先生爲不亡矣非太史氏博求而精擇誰其任之哉誰其任之哉萬歷九年正月上元日豫章後學郁木山人朱孟震書

王子曰夫文至　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爲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怪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焉伯循傳先生首舉其步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爲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栫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

其爲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
長沙柄文時天下文靡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
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
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
生力也既已放廢無聊稍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磈磊
之氣不能作下帷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
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麴糵之暇應之而門
生子弟亦時有爲代筆者以故不無蕪謬至其爲詩
樂府蔚健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
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號爵里或韻

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爲不當併削然余謂栲也爾其爲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爲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叙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獸畏網羅人惡儁異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儁聲爲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讒譖以

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並泯形骸之外又爲禮法之士所繩獨所可不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碔砆溷良璧叢篠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其文爲異趣者揄揶此寧獨康氏子孫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即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哉千載人豪思過半矣萬歷九年八月吉旦吳郡後學王世懋撰

選康對山先生文集序

夫言爲心聲而文則言之精且著者也故觀之可以知其志焉吾邑對山康先生當勝國治德間以文名震一世而志不在文卽於文徵之蓋先生夙有經濟才常思自效往往著於篇章實不屑徒以文見而文不能爲先生闕也顧以爲先生累忌先生之文愈已者遂抑先生有用之才俾不得一試而先生遂僅以文見然先生之志亦終因之不磨讀其文者不知其志可乎先生於文探龍門之源格高而神清無聱詞難字柳柳州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先生足當之則

其志之矯然皭然者易知也詩本言志而先生之詩
有寄託深遠自隱其志者故霍渭厓嘗以先生爲眞
隱學者觀其詩能識先生寄託如渭厓者殆寡予讀
先生集數十年於文未嘗妄爲甲乙而於詩竊願選
其易知者以明先生夙志所在非敢謂詩遜於文也
張子萊峰又謂先生文頗富宜與詩並選以便讀者
予因從事於斯毎有錄必與張子論其所以合於古
作者之法其賞焉而選未竟刻亦無期今年夏四月
明府敬齋瑪公聞而樂成之專屬耿茂才伯正過予
商選事予乃得與同里諸君決擇各體編爲十卷又

質之明府明府加訂焉即付之梓非知先生而篤好其集者肯亟於是耶先生集已三刻張太微王麟洲二公選刻畧異獨吾邑方伯馬公刻者爲全集皆世所珍也茲選視舊刻未及其半即素膾炙人口者亦未盡錄則予之管窺不足重先生明矣然學者取覓刻而讀之可得其槩如欲由少以及多則先生全集尚存非難購者或更有精選能補所遺使先生集中名作不見於此而見於彼是先生夙志賴以大著也固予之所切望也

乾隆二十六年孟秋既望同邑後學孫景烈書

[illegible]

諸家評語附

詩

張孟獨曰對山詩以興致爲先格高詞俊

宋元介曰對山縱飲躭吟其詩發於天眞最爲近古

張惟訓光孝曰先外祖康公奮起於蘇李之塗超詣於應劉之撰古詩協於矩度近體不蹈浮靡比爲長沙之儔者皆茫然自失矣

文

明史馬理傳楊一清督學政見理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

楊邃菴曰吾於秦中得李獻吉詩不媿李杜得康德涵文不媿馬班西涯公稱善

呂涇野曰康德涵漢馬遷之材也其學之博猶未逮耳

崔後渠曰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大廷文制古莽元老宿儒見而驚服

胡可泉曰國朝文襲宋方孝孺其傑然者自康德涵出而入入擬司馬子長矣

李川父曰　沜間武功康太史以馬遷之文倡北都李按察近體詩以杜倡而古體則以漢魏倡學者翕

然宗之
王弇州曰康德涵如斷齊入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
俞汝成曰對山文勝於詩
何良俊叢說文章在　治間李空同何大復邊華泉
康對山倡復古道
張鹵撰王公廷相傳曰公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
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縉鄠杜王九思相以古文倡而
成化以前纖弱靡麗之習一爲丕變
王廣居學謨曰武功康先生天才縱逸矢口成文世
所稱瑰瑋代不數出者

詩文

王渼陂曰予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政者尤多然亦非獨予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

張文邦曰對山旣　詩規又開文運時仲默獻吉敬夫號海內三才而公尤獨步

對山先生墓志銘 附　光祿寺卿馬理撰

對山康公諱海字德涵故固始人其居武功則自七世祖政始也上世多聞人詳公考長公世行編公治十五年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後長公獲贈官如公官母張氏封太安人妻尚氏封安人以公爲大史氏也世稱太史公云公七八歲時授毛詩無何涌大義既而讀陳止齋文倣而論事雜陳文中人無辨焉讀三蘇文曰老泉集吾取二三策焉其簡書之詞也讀韓柳文曰退之吾取其論議焉子厚吾取其叙事焉已矣讀史記漢書曰固書所載漢文獻爾遷史則春秋戰國前文獻在焉吾與其固寧遷也續讀程

朱集曰旨哉其味道也文之則六籍可企遷不足論矣二十一歲與予講學於長安邸舍凡兩月而別明年會於三原凡十日而別又明年會於涇陽數日而別又明年　治戊午又會於長安邸舍時公年二十四歲矣是秋同舉於鄉明年同試於宗伯不第辛酉公先如京師以書招予是秋同遊太學王端毅公一見而以國士禮之楊邃菴公試而以及第許之劉文靖公閱而奏之遂名冠多士先是　治間行袁弻氏之文蓋自督學馬公中錫出焉為我西人式也有藁城氏者美之以嘗予曰美諸予曰未也曰何知曰以

吾友對山氏知焉他日美三蘇氏之品以嘗予曰美
諸予曰美矣然嘗吾友之雅膏爲稍珍爾藁城氏曰
今而後知子不可與言遂不悅而退及公名世然後
就予問所珍予出所著張氏族譜授之乃始歎曰信
非蘇譜所及向以予言爲謬今乃知之晚矣晚矣公
壬戌對策殿廷大臣得公卷奏之問關中名士應者
語數人非所問也時史氏渼陂王子在他所進曰關
中有康海者天下士也大臣曰信如子言遂奏卷時
孝宗皇帝親覽復稱旨焉公遂登進士第一人是冬
公送母張太安人還武功予贈公以言畧曰昔太史

及予學志以文匹休古人名世唯於時惟太史克自信予曰名若時匪艱惟曰是弼厥后爲堯舜以澤厥兆民無愧我鄉先明時惟艱哉太史曰然夫旣約矣茲太史志以文匹休於古則獲志名世則獲志蘇養厥親則獲志以哀曲顓帝慰母氏則獲然修厥德俾明光於上下布堯舜之澤於厥兆民如先明則尚褒卯未有攸聞於太史行矣勉哉勉哉公受之行乙丑冬公還史館凡三年凡論著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新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所駁也故同志進者畏服而忌焉多就而正所業者忌者遂以

國老文就正於公公即革其質易其文而授之所作者十不一二忌者乃又以呈國老故諸國老咸病公公在館日慶陽有李户部夢陽者因論諫下詔獄罪擬死矣乃嗚號於公時宦瑾用事能生殺人雅欲見公弗得明日公謀諸栢齋何子欲見瑾而援李何子曰瑾好名負乘之徒也可詭言說之公曰然遂往瑾聞公至即倒履迎客延上座復肆筵飲公公笑談良久皆格言典訓時瑾所無抗禮語者見公申如愉如言復懸河有章益敬重左右侍瑾者立如堵牆悉貴人咸俯首諦聽稱夫子焉瑾曰人謂自來狀元舉不

如公恨不獲一見今幸見之又過於所聞誠增光寵中多矣公紿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才子乃海之所不及也第豪傑不相容耳曰爲誰曰李夢陽其人也璧曰斯人麗死刑朝夕戮矣先生乃謂之才耶公曰海不言正爲是爾他日夢陽遂獲宥而出公之力也公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財焉捕盜者欲追其財以還公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瑾敗忌者謂公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公之錮也以文爲身累遂倦於修辭曰辭章小技爾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於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屢爲樂章求

律於太常氏又自定黃鐘而用之然後宣以五音舞以六羽使聲容並作以祀先樂賓觀者無弗歎賞知古樂可未盡亡矣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然恐友朋規之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虧也公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諸生時衣食或不充而親極滋味比顯一喜一怒咸無違焉長公有二三四五弟公皆事之猶長公公有二三四從兄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從弟公視之皆如同母兄阜爲從弟七浩十一河皆舉進士歷官至太守九淳以選貢十二濂亦以選貢爲教官甥生員習方從甥張鏄張鍊昆弟聯舉於

鄉悉公教育所成凡九族待公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凡交遊昏喪有不能舉者公卽助而舉之長安張太微氏有父喪力不能舉公以百金助之他不能勝紀凡四方醫卜技藝人多依公而食公初配尚安人順天府推官公女善勤儉持家閨門以肅尚殁繼以興平張氏張殁以李氏繼室子男四長生員粟尚出甫冠殁有子寬集傳子寬粟字也粟初娶渼陂王子女繼娶靈寶楊方伯女粟之殁也楊氏服砒霜以殉有司嘗奏其貞烈請旌表自有傳次桴側室韓氏出餘殤女三俱尚出長適岷州張司徒公孫今居華州秦

政用昭子舉人之渠之渠早卒子光孝甫冠爲名士有外祖風次適岐山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公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午時卒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寅時壽六十有六年矣公審於律呂切周阮尤精於歷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鈐天時決病人死生又明脉絡孔穴以處鍼劑藥餌悉不謬爲親友喪家相葬地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惟博奕薄而不爲公泯愛於人無所不交然於莊謹士則篤敬而親之終身不衰呂涇野氏曰予究諸先明之道有研慮數年而後

得者詢諸公一言而合若前定然凡論政與事皆如
是公間氣所鍾亞於生知故其美如此又曰入大節
人不可及又曰公嘗與後學論事曰吾鄉稷契皐伊
大士也自餘訓詁儒特書生爾觀此可以知公所負
矣張太微氏曰公直道而行人有善雖鄉里細人必
稱有不善雖公卿亦面唾而詆之此上世所不容而
欲大行於今難矣哉公對孝宗皇帝制策有曰使古
豪傑之士而不遇雖子思孟軻則亦徒爾今觀公才
德而竟不得志如此則所謂子思孟軻云者其亦自
許也耶可謂知公者矣公所著有武功志張氏族譜

詩文集歷法諸書銘曰吁嗟對山敏而善學故多能
多知聊出緒論名冠一時使授之政左之右之焉攸
不宜乃援人於死人乃立身擯而永遺人皆不堪其
悲公乃樂天知命以自怡吁嗟乎對山以先明而自
期吾奚疑

康對山先生文集目次

第一卷
策一首
論二首
第二卷
書十七首
第三卷
序二十一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記十二首
雜著五首
第六卷
碑六首
墓表二首
第七卷
墓志十二首
第八卷
墓志五首

祭文四首
行狀一首
第九卷
賦二首
琴曲二首
四言詩一首
五言古詩七十三首
第十卷
七言古詩二十四首
五言律詩四十二首

五言排律一首

七言律詩二十九首

五言絕句二首

七言絕句十九首

康對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後學
同邑孫景烈孟揚選次
長白瑪星阿景謙叅閱

邑後學耿性直伯正校　王應槐兆三
張書紳公佩分校　何瑞雲卿

策

制策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葢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

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　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乎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此或轉於彼雖欲勸勵以求治而張弛予奪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爲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眞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於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旣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

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於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 治之不洽爲念陛下豈誠有未達於是而猶待於問哉臣有以仰窺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

莫爲之虞陛下夙夜兢兢思　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已不若資於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於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巫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君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萑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

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旣存則政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於人主之心者況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聖制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爲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爲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皐夔稷契之流雖堯

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於先而後可任之於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爲天下之所禀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入之邪正自無所匿於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於今日豈以不得爲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臣在草野間聞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

以爲諮謀親信將必有出於恒品之外今上於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陛下爲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畧不爲羣議所詘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葢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爲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决及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爲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於

甘言悅色之間卽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旣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爲他巧所中而猶未免於有惑隨有卽覺隨覺卽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與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爲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爲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於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

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
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
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
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
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於人主之心而其
感厲之天下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羣遊於學讀書
窮理且或莫爲之變而欲敺天下之愚民使悉歸於
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
於上不爲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
示於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後縱相安而一旦之所

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泠然以省苟一二
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
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
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爲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
殿最各爲之等故人皆勉於其官而優於其事比者
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
才德滯於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
壯節自厲者曾幾人哉又況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
視苟不本於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
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

覦之禁使冗儒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
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
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
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
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
司會莫爲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
之食之仰於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啇無藉之輩
不爲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
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於江南之民
臣聞土日窮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憂

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擾未甚妥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於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爲可懼耶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於生養安息之間爲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

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
奮乎况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
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
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
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
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
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以為之而法
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旣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
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卽無不從天
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葢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於

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陛下之所宜盡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之於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聖制所謂袪其弊而捄之欲化行政舉如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才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爲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出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爲治而况陛下神聖大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

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陛下急於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於動靜語默一事一爲之際常加儆畏內省於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狃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酬酢斟酌自不謬於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當苟發於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

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
聞治不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之有繼伏惟陛下
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
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李西涯曰條陳禮樂之興廢發明教化之盛衰以
及選課之有方征輸之有法馭兵之有制用刑之
有條一一中欵末路歸本君身尤見忠愛卓識

張太微曰余過濟西對山嘗與余論文曰文以理
爲主以氣爲輔出於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
益於人國乃爲可貴也今觀茲策切於事務曲盡

情理苟能舉而行之不止一世雖百世行之可也
其論君子小人尤人之所不能言而不用統制之
說尤爲安邊至要其論財賦兵政二者之弊與救
弊之策皆鑿鑿可行孰謂對山文士而不閑於政
理哉

論

史論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
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
又謀召四方猛將使僉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

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四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

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
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
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葢元兇首罪
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
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
帝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旣
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簒賊之路又不能
聲昭名義屬之司隷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詢袁紹
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
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

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碩當作張）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爇宮室篡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獸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祟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后能也況於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

㓜也爲之師傅敎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華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與先視其變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

進者何足以其知其變而親之乎

友論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已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盍愈於無友者也道不知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蓋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䧟

吾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日惟反反焉以道而責我我惟日景景焉亡獲於心曰彼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友我也是則所以使我日就於聖賢君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也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我而爲之區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貴自審而已矣審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勿從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徒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則凡志

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凡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則所以爲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褻狎媢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十人居之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衛之音有弗爲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我有弗屑也使五人咸亡焉日與后五人者居之未有能悟者

矣故吾為甚懼焉榆次、金可卿因與余論友余以是

言之且將以自求也

邑後學　張廷梅與松

孫　樊午卿　校字